



鲁迅 《中国地质略论》解读

□ 文 / 蔡克勤

鲁迅以“索子”为笔名的《中国地质略论》（以下简称“略论”），发表于1903年第八期的《浙江潮》杂志（日本东京出版），在中国地质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《中国地质略论》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？鲁迅的写作意图何在？此文发表后的影响又如何？

鲁迅《中国地质略论》摘录

第一 绪言

观国非难。入其境，搜其市，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，非文明国；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质图（并地文土性等图），非文明国。不宁惟是；必殆将化为僵石，供后人摩娑叹息，溢目绝种 Extract species 之祥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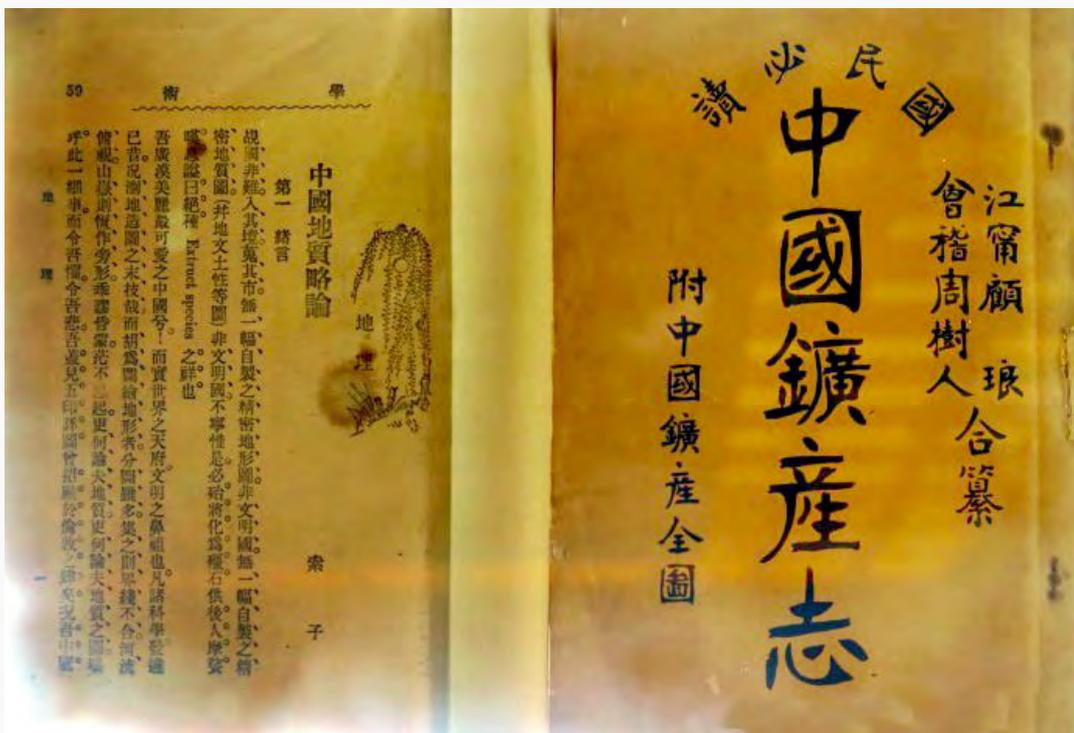
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！而实世界之天府、文明之鼻祖也。凡诸科学，发达已昔，况测地造图之末技哉。而胡为图绘地形者，分图虽多，集之则界线不合。河流俯视，山岳则恒作旁形。乖谬昏蒙，茫不思起，更何论夫地质，更何论夫地质之图？呜呼！此一细事，而令吾惧，令吾悲。吾盖见五印详图，曾招贴于伦敦之肆矣。况吾中国，亦为孤儿，人得而拊楚鱼肉之；而此孤儿，复昏昧乏识，不知其家之田宅货期藏，凡得几许。盗据其室，持以赠盗，为主人者，漠不加察。得残羹冷炙，辄大感叹曰：若衣食我，若衣食我，而独于兄弟行，则争锱铢，较毫末，刀杖寻仇，以自相杀。呜呼！现象如是，虽弱水四环，锁户孤立，犹将汰于天行，以日退化，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。况当强种鳞鳞，蔓我四周，伸手如箕，垂涎成雨，造图列说，奔走相议。非左操刃，右握算，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？而何图风水宅相之说。犹深刻人心，力杜富源，自就阿鼻。不知宅相大佳，公等亦死；风水不破，公等亦亡，谥曰至愚，孰云不洽？复有冀获微资，引盗入室，巨资既虏，还焚其家。是诚我汉族之大敌也。凡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者，虽曰历代民贼所经营成者矣，而亦惟地质学不发达故。

地质学者，地球之进化史也。凡岩石之成因、地壳之构造，皆所深究。取以贡中国，则可知桀然全球，无非经历劫变化以来，造成此相。虽涵无量宝藏，足以缮吾生，初无大神秘不可思议之物存乎其间，以支配吾人之运命。斩绝妄念，文明乃兴。然欲历举其说，则又非一小册子所能尽也。故先掇学者所发表关于中国地质之说，著为短篇，报告吾族。虽空谭几溢于本论，然读此则吾中国大陆里面之情状，似亦略得其概矣。

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曾撰文《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护矿斗争》，刊载于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一辑（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），认为“略论”是研究鲁迅青年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。促使鲁迅写作“略论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反对帝国主义勾结中国买办掠夺我国矿产资源，唤醒国人发展民族工业，“结合大群，起而兴业”是原因之一；

传播地质科学知识，开启民智，破除风水迷信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“略论”不是一篇地质学的纯科学作品，而是从地质学（矿产）科学知识中蕴发出的爱国主义“炽热的政论”。“略论”中有“吾既述地质之分布，地形之发育，连类而之矿藏，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。掷笔大叹，思我故国，土地、矿藏均非我有”。出于对“广漠、美丽、



最可爱之中国”的深沉大爱，“略论”痛斥清政府和买办商人“彼等既饱尝外人枪刃之风味，淫掠之德政，不敢不慑伏谄媚，以博未来之圣主（暗指帝国主义）欢”，“更何有于毫无爱想之片土哉”。鲁迅在“略论”中把斗争的矛头直指“老病昏聩之（清）政府”。

两次鸦片战争之后，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的铁路和矿产开发。据张以诚、刘昭民编著的《中国近代矿业史纲要》（2012年气象出版社）一书记载，中日甲午战争（1894年）后至1902年的短短8年内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的开矿权已达19宗，矿区涉及十几个省30多个州县。列强肆无忌惮地掠夺矿权，严重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，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收回权利（矿权、路权）的运动在20世纪初兴起了。《浙江潮》《江苏》《四川》《河南》等清末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纷纷响应，由维护一省一地的主权转向保护国土

主权和反对清政府的腐败卖国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03年设立浙江农工商矿总局，由高尔伊（道台衙官员）承办，经买办刘铁云牵线，与意大利的惠工公司订有密约，将出卖“浙东四府矿业权”。此消息经《杭州白话报》批露，迅速传到日本留学生中。《浙江潮》的6、7、8期均有文章揭露“密约”、呼吁收回矿权。由此，不难理解鲁迅以“索子”为笔名撰写“略论”的原因了。这场“争条约、废合同、集资本、立公司”的保卫国土主权的运动是清末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，而浙江籍的爱国志士均为革命的中坚力量，如陈叔通、孙翼中主笔的《杭州白话报》，蔡元培主持的《警钟日报》都投入运动，起着宣传组织的作用。

“略论”没有停留在声讨、抨击的层面上，而是明确提出了“谋所以挽救之法”。“救之奈何？曰：小儿见群儿之将夺其食也，则攫而自吞之。师是可耳。夫中国虽以弱著，吾侪固

犹是中国之主人”。《中国地质略论》的写作意图在传播地质科学知识，破除风水迷信之说，而且“吾国自办矿路之议，自湖南自立矿务公司，浙人争刘铁云条约，皖人收回铜官山矿地，晋人争废福公司（英商）条约，商部（1902年清政府设立商务大臣，成立商务总局，总理全国矿政；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）奏设矿政总局；诸事件踵生以来，已有日臻发达之势”。（参见1906年初版发行的《中国矿产志》，顾琅、周树人合编，上海普及书局印行。）“顾欲自办矿路，而不知矿产之所在，则犹盲人瞎马，半夜之临深池，纵欲多方摸索，必无一得”，这是印证鲁迅“略论”中“挽救之法”的根本所在，即强烈指出国家要自立富强，必须推广地质学教育和培养人才。顾琅和鲁迅确实是“向皆留心矿学有年”，他们都是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，同赴日本留学。顾琅，原名芮石臣，江苏江宁人，1902年赴日留学，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，1908年归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；1910年在本溪煤铁公司任采矿部部长。1914年编著有《中国十大厂矿调查记》。《中国矿产志》（附中国矿产全图和地质年代一览表），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我国矿产资源的科学著作。清政府农工商部曾通令各省矿务、商务界购阅和作为中学堂参考书。鲁迅在《而已集——革命时代的文学中》曾说：“我首先学的是开矿，叫我讲掘煤，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”。鲁迅1898—1901年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时的成绩为一等第3名，颁发的毕业执照明确记载他系统学习过地质学、矿学、化学、格致学、测算学、熔炼（冶金）学、绘图学。鲁迅的“略论”以“中国地质”论及国土、矿产主权，全文充满爱国激情，他大声疾呼：“中国者，中国人之中国。可容外族之研究，不容外族之探捡；可容外族之赞叹，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”。时代风云际会，正是“略论”引出了中国地质学史上第一部开山之作——《中国矿产志》。☐

作者简介 蔡克勤，男，国务院参事，国土资源部监察专员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；曾任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副校长，中国地质图书馆馆长，九三学社中央人口资源环境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等；第九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。长期从事矿床学、非金属矿床地质学、科学技术史及地质科学史的研究与教学。

（作者单位 / 中国地质图书馆）

《中国矿产志》

《中国矿产志》是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，署名为江宁顾琅、会稽周树人（即鲁迅），1906年（光绪三十二年）5月出版。内有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序，由日本本邦信印刷。发行所系南京启新书局、上海普及书局，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。《中国矿产志》附有中国矿产全图一幅，书后有《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》，计109页。该书由《例言》、《导言》四章六节和《本言》十八章三十六节组成。《中国矿产志》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矿产分部的著作，一在草创，二在完备。书中爱我中华、为我中华的拳拳之心却如炬光，闪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。

